

「可取之點，如反對迷信，提倡科學，」我們從頭到尾找不出一條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找不到半點推進羣衆革命運動的氣息，這自然是適合於好萊塢式的『電影教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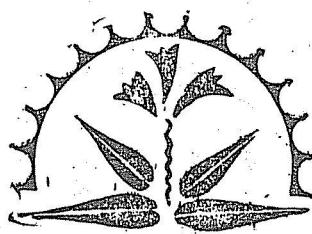
中國電影教育已陷入嚴重的危機中了。每一個為社會服務的教

育家、藝術家都應肩起拯救和革新國內電影教育的責任。

八·一三。

經濟破產中之中國教育

張思明



愚昧充塞了中國的懷抱，使她不知怎樣處理自己和應付當前的複雜環境，假若希望她能夠踏入開明的樂園，享受相當的美滿生趣，那末，教育確是拿着這個樂園的鎖鍵。

在今日行政的實施上，怎樣推廣和發展國民教育自然成爲急切的必要的，確當局也未忘懷這件事的重要，「一二八」滬變後，浙江江蘇提倡救國教育運動，中委陳果夫提出生產教育之主張，經亨頤更提倡須有適應國難之救國教育產生，他們儘管聲嘶力竭的倡導，然而事實的證明是在下表：

科 目	經 費
軍務費	六、二四〇、〇〇〇
國務費	一〇、八三〇、九七二
軍務費	二七九、九四七、六六六
外交費	九、六三四、七三〇
教育文化費	一六、七九四、二七九
實業費	五、三三六、三八〇

由上表看去，教育文化費得一六、七九四、二七九元。這個教育數目

我們不敢說怎樣渺小；但你看了軍務費之龐大絕倫，你便感着教育文化的經費是相形見绌。同時再看中國的懦弱外交，其支出的費用竟達

02335

九、六、三、四、七、三〇元，這比教育經費又短得多少？我們對於這個表的概

念是在貧弱的中國，浩大軍費的支付是在繼續着；教育的無起色是在

苟延着；而外交的場面是在「優孟衣冠」的排演着。假使站在純客觀

的地位，我們可以去檢討蘇俄的教育狀況。在一九三一年，蘇俄總收入不過達四十九億盧布。而在這個總收入數目中，卻提出百分之八十五用於國家經濟及文化的建設事業，其各項經費的分配如下：

農業	一、九、三、三〇〇、〇〇〇盧布
工業	二、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農業及食料	二、四、八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郵政電報	六、九八、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社會文化

一、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從上面經費分配的情形中，蘇俄教育經費已屬不少。同時國家及各地方實施初級強迫教育而支付的經費，又達一百五十多億盧布。文化事業既如是之見重而獲發展，她的成就也就驚人。康以素女士蘇俄青年一文說：

「在歐戰前的一年，全俄人口的文盲達百分之七十八以上，而全俄識字的人口僅佔百分之二十二。詎料現在瞬息未二十年，而全俄識字的人口已躍而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文盲已顯然減到最小的數字。」

由比較中，很可反映出中國教育的落伍狀況。然而這個落伍是天生的嗎？不，決不。牠正是充分表現出中國社會基礎上的劇烈變遷。在海禁未開以前，私塾是教育的唯一機關。在這裏面讀書的耗費本極細微，農人們也都可以把子弟送到塾裏。只要子弟略具天資，有「循循善誘」的教師指導，自己肯在「咕哩咿唔」上特別努力，他就有「豁然貫通」而弋取功名的一日。所以自匡衡董仲舒以下，以布衣而取得卿相之顯的，在中國可為史不絕書。大略的說去，向來中國士子的出路，比較的還算機會均等和利益均霑。

然而中國的教育自從套上外來資本主義的花衫以後，教育在社會上發生顯著的變化。科舉停止了，私塾取締了，盛行的學校沒有資本的子弟休想作「入幕之賓」。因是大部分子弟求學的權利便被金錢的勢力所剝奪，而所賸餘的少數能夠入學校的子弟，在經濟基礎上至少握有相當的優勢。不幸中國享有優勢的子弟甚少。據前北京農商部的統計：民六時，江西佃農有百分之五七·七；廣東有百分之六六·四；浙江有百分之六七·〇；又據嶺南大學調查，廣東東江十二縣平均佃農有百分之八五·〇。由上面數字的推敲，可以明瞭其他各省的情形，是相差無幾。這些貧苦的佃農，如何能有力地擔負他們的子弟入學的

費用呵！他們既無法使子弟入學，則廣大的民衆便被擯於「教育園地」以外，不得不編入愚昧的隊伍，永遠的受着悲慘命運的支配。同時再以匪氣的猖獗，天災的流行，和世界的不景氣，許多佃農工人生活自然日趨落伍，甚至被驅於生產關係之外而去爲兵爲匪爲游離分子；即是比較小康的地主和商人，也無不「日暮途窮」與艱困環境作瞬息的掙扎，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談，且看下面一段講話：

『根據十九年賬務委員會派員所調查的各省受災概況，計全國被

災之縣，其計八百三十一縣，約占全國縣分總額五分之二而強。災民總數，共四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五人，約佔全國人口總數十分之一而強；而其間尙有一百三十七縣，未據報明，若將被災人數竟達八千萬。』註四

過去的情形是「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現在雖報告「豐收」的福音，但稻價的慘跌，仍使農民深陷於無可如何的泥中。我們不忍再提了。回頭再看工人是什麼情況。

中國工人人數多少，一向缺乏確切的統計。爲方便起見，也暫引幾

個統計數字作爲敘述的對象，關於生產工人人數，據民十九年工商部印行之全國工人生活及生產調查統計報告書內，除河南山西河北熱河察哈爾綏寧陝西甘肅蒙古青海新疆甯夏西康西藏諸地而外，約得

總數一、二〇四、三一七人；礦工人數，據民二十一年中國年鑑中國勞工狀況所計，約得一、〇〇〇、〇〇〇人。手工藝工人數，據民十七年中國勞工年鑑，總數爲二、八五〇、〇〇〇人。這不過舉其大者而言，關於他們的生活，據王子建中國勞工生活程度所述，全國勞動者家庭收支每年在四百以下者佔大多數，而以食品支出爲最高。可見他們的生活都在水準以下，然而這還是有業可操的，其餘失業的危險更爲可怕。單就北平說罷：

十九年一月三日申報北平電：『平貧民最近統計四十三萬五千一百九十八人。據近來中國濟生會所得報告，其中每日就食粥廠者五六千人。』

這是一個什麼現象？廣大的羣衆自身已失掉組持生存最低的保障，那有從事於「講藝論道」的可能？在這情形之下，中國國民教育不發達是很自然的現象，同時因教育不發達而造成的「漢奸」、「土匪」「娟妓」等等也是不可避免的惡果。當局雖然高唱提倡教育，其奈貧苦的農工缺乏接收的能力何！

三

大多數人之與教育絕緣，在中國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不嫌麻煩，我們再看教育部二十一年四月印行之十八年度全國初等教育概況所示，則大約的情形如下：

92338

遑論大學造成這兩個現象的原因，陶希望有一番極沉痛的發揮。他說：

省	市	人	口	數	已	入	學	兒童	每	人	口	一千	平均	已	入	學	兒童
江蘇	三二、二九、二三一		六五四、一八一											二〇、三			
浙江	二〇、六四二、七〇一		六〇五、七四八											二九、三			
安徽	三一、七一五、三九六		二〇一、八九七											九、三			
湖北	二六、〇八二、九五二		一一一、六六二											四、三			
河南	六、五九三、四四〇		二八、六四四、											四、〇			
甯夏	一、四四九、八九六		六、五〇五											四、〇	註五		

以上是僅就幾個代表省分而言，其餘如陝甘新疆則更是自檢而下，惹不起人們的注意了。

中國初等的教育不發達，中等教育無起色，然而若以經費作準，大學教育則為比較的發達的。中國的大學有兩個特徵：（1）一個大學經費往往會不短於或多於一省的教育經費。（2）大學的分配極不規則，大都集中於幾個大都市內。關於前一個特徵，我也願舉出幾條證據：

大	學	經	費	省	市	經	費
大	國立	二、〇一七、七〇〇	安	徽	二、九九四、一八六		
國立	中央	一、八〇四、一六四	河	北	二、九九四、八六六		
國立	山大	一、六七七、三四〇	河	南	一、九五五、二〇一		
國立	北大	一、〇八六、四二八	河	南	五六、七九一		
華	大學	一、二五八、二三七	陝	西	一七六二六七	註六	
東北大	學						

事實上也予他的話以十二分的確切證明。學校的等級，逐漸把貧苦子弟剔除下來。富裕人家的父老，希望他們的子弟能夠踏進「觀瞻所繫」的大學。但大學這樣的在破爛的環境中作畸形的發達，是與老百姓無甚益處的，我且再舉一個簡單的表如下：

省	別	專科以上學生數	人	口	總	數	每	百萬	人口	中	專	科	以上	學生
江蘇		五、六一六	四、三五、九七			一六五								
安徽		一、六七一八	三、七三、零六			七九								
福建		一、九二六	一〇、零一、零			一九六								
河北		三、四〇五	三、三三、三二			一一〇								
甯夏		一	一、四九、八九			一								註八

關於後一個特徵，則無舉例之必要，在過去數年中，上海「一樓一次再看一看留學制度，那更是剔除貧苦子弟的唯一利器。外國物質生底」的大學隨處可見，而偏處內地的省分，則雖中學的設置也是極少，如是，一個人假若能升到大學，他不過是百萬人中的幸運之兒。復

酒的標準已經高昂，再加以金貴銀賤的波瀾，使許多有志留學的青年都「望洋興嘆」。最近有一篇拜金主義之美國人一文說得好：

『……試按穩健之估計，每一華生一年之學費及他雜項費，已達美金一千五百元，或六千萬金四年，此蓋通常之留學期限，核以目前市價，實達國幣二萬五千元。在通常之國人視之，此誠為一優厚之產業矣。縱屬富商鉅宦之家庭，且有力不勝墊此全額之款，此新例一經施行（即須將四年用費總數先期墊存），大批之赴美求學青年必裹足不前』^{註九}

拜金主義的結果，使富商鉅宦猶感覺拚她不過，貧苦的子弟若欲留學，一個恰當譬喻是「駱駢鑽針孔還難。」

四

然而大學教育畸形的發展，也正是牠「自掘墳墓」的所在。即是現在智識分子鷹集都市和失業的危機，很顯然的暴露出來。這個現象的產生，可以自兩方面分析。（1）農村深刻的破產，一般「席豐履厚」的大學生根本不願走進貧苦農民的隊伍。同時在佳荷遍野的鄉村中，一旦投身荒漠的鄉野，什麼肉感電影，粉腿玉臂，凡亞林，「雀兒思動」，⁹²³³⁹已經增高的慾望難以抑制下去，因此他們口中雖

高唱着救濟農村，可是始終未見作一度的親身走到農村。他們一齊停留在都市之中，中國的都市有限，源源而來的大學生，在今日已饒有「滿坑滿谷」的大觀。

十里洋場的都市，對於大學生具有多大的誘惑力呵！但在事實上，他們也有非鷹集於都市不可的苦衷，農村的破落，使大學生的活動範圍日趨緊縮，只有都市，才是工商金融政治學校的機關的所在地，而這些機關又是吸收人才的尾閭。大學生的唯一的目的，也只是在供給這些機關的需要。假使供給超過需要，他們便為各種「鉤心鬥角」的鑽營。「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恰好作他們的寫照了。同時又因優勝劣敗的定理所支配，顯據要津的固多是大學生或留學生，而失業的隊伍中也不乏那些所謂「學士」「博士」^{註十}。《天行學潮與出路》一文說得好：

『十數年前，中學畢業生沒有出路，五六年前，大學生也沒有出路，一二年來，連吃麵包的外國留學博士也幾乎沒有出路了。』^{註十}

這又是一個如何可怕的現象呵！失業的危機既愈趨深刻，鑽營的技術便愈加進步，而社會上的新興罪惡也是一日千里。

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覓得一席之地——無論是銀行行員或公司裏的會計員，他們未嘗不「霧靄自喜」的度日。的確，資本主義社會活潑無安全的保障，即使自願深入民間做點社會事業，但誰敢放心的前去？（2）中國的大學既多偏處都市，許多習慣於都市生活的畢業生，及買辦職位的收入，加入買辦系統之下工作，正是一般大學生所引領的引誘，最足使人投向牠的懷抱。中國除了主席的肥缺而外，那一樣能而望之的，這個目的的達到，誠然值得無上的欣慰。然而我們要想買辦

系統對於中國民族的貢獻是什麼？加入他們的工作又是不是「賣身投靠」？

其次，政治機關中之職位的獲得，首須具有「鑽營」和「提攜」的條件。前者的條件是在「吹拍」，後者的條件是在「裙帶」。總之，都是出於不正當的一途。政治的職位之獲得既如是費力而齷齪，則一旦

得官之後，又耽於任期之不久長，和生活資財之不豐厚，事實上使他們不得不利用時機，加緊對於揩油和搜括的工作。雖然在表面上有不少

的偽君子狂呼「禮義廉恥」的口號，而旁觀上的貪污史料卻一天天的增加。

再次，教育界中的人才過濫，也只有訴諸互爲黨派的鬥爭。上以逢迎當局，下以慫恿學生，推出學界中層層的波瀾，最近數年中的學潮，很可以由行政院的通令做一反證：

「十餘年來，教育紀律愈見凌替。學校風潮，日有所聞，學生對於校長，則自由選舉，如會議之推舉主席，對於教授，則任意黜陟，如宿舍之屢用庖丁。甚至散傳單以謾罵，聚羣衆以毆辱。每有要求，動輒罷課，以相挾持，及至年終，且常罷課以作結束。絃歌停歇，爨舍騷然……推源學潮發生之因，固有多種關係，迭年以來，政府方面，因種種窒礙，致學款常有稽延，各種教育機關，對於辦學人員及教師之選擇，亦每欠審慎。以致身爲教師而操縱學生，播弄風潮之事，數見不鮮」
註十一

這真是中國教育破產的宣告書。這種「教不成教學不成學」的

怪態，我疑惑爲何不發生於英美或蘇俄而獨昌盛於中國，所以然者，消納人才之地有限，「皇皇如也」！

然而真正束手無策的失業青年又是如何呢？他們仍是流落都市，他們的生活是愁苦；他們的心理是「幸災樂禍」；他們意志的趨向怎樣？你想：

五

中國農村和實業的無起色，對於智識分子不能爲大量之吸收，於是產生他們贅餘而失業的現象。現在的情形所昭示的，什麼專門智識和技術並不是他們的交易證券。在茫茫的人海中，他們只問出路與不通，而不問這個路是合與不合。從前學究往往是用非所學或學非用。現在又是怎樣呢？周谷城曾說：

「目前一切需要用專門人材之事業尙未全興，勉強可以插足之處，厥爲政治界與教育界。近來留學歸國之專材無論其素所習者何科，一概皆在政教兩界謀生活。於是素所習者或不能用；今所用者，又非所學，扞格不入之情，到處顯現。不察實情者，動輒謂留學生無用，不行。嗚呼冤矣！果用得其所，人盡其材，豈真無用耶？真不行耶？」

這個現象以及上述的種種罪惡，原是畸形社會所產生的結果。怎樣去改革，自然須向根本處着手。然而倒果爲因的人們，也許會發出不

着邊際的空論。

這裏首先看看繆鳳林先生的主張，他以為「值茲禮教凌夷之日」，對於禮不可不特別的予以提倡，他在談談禮教一文說：

「禮教之在中國，雖為論理的而非宗教的，而其地位則與耶教之在歐美相當，國民道德賴以養成；社會秩序，賴之維持。」^{註十二}他還發揮了更多的「禮之大用」，然而在這個社會中，他的空論絲毫無補於時艱，也許是「天之將喪斯文也」吧。

其次再一檢討陳果夫先生所主張的生產教育，他以為現今種種罪惡之釀成，乃由於搗亂的智識分子之無限的增加，最澈底的消弭辦法，唯有提倡生產教育，使學生的精神和氣力可以貫注在生產事業之上，在情理上立論，誰也不能否定這辦法的價值的。但是現在的專門人材，已有走頭無路之苦。同時內有農村的崩潰，外有帝國資本主義重重的束縛，生產事業又如何可以大規模的勃興？而專門人材更如何有

「各盡其材」的可能？生產事業既無把握，由提倡生產教育而造出的大批人材將向何處遣送？必然的結果，政教兩界又多增加搗亂的生力軍而已。所以他的主張儘管提倡，而成效則是一毫莫覩。

六

由我們的總清算，我們很感慨的意識着中國的教育結構是這樣：

(1) 大多數貧苦農工被擋於教育關係之外。

(2) 大學教育畸形的發展，引起牠自身的內在的矛盾。

中國的教育事實上是「上下交受其困」，逐漸增大危機的裂痕，因此，牠不但不能顯示教育的功用，而且處處是現着相反的方向。「肺病」

「匪患」「貪污」「漢奸」是中國的特色，然而這不能一概歸罪於教育的本身。我們只能歸罪於這個奇怪社會中所產生的教育的惡果。假若要想把教育澈底刷新一番，誰又不願意呢？但在未着手之前，必須

把關於教育所牽涉的各種社會問題作一聯繫的研究，而擬定一個最後解決的方案。否則把教育看作有獨立性，「一鱗半爪」的發為空論，那只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將如繆陳二先生之同樣的失敗無疑。

註一 節錄申報年鑑財政第七一八頁二十年度普通歲出總預算表。

註二 申報月刊二卷三號，熊潔蘇俄的教育。

註三 申報月刊二卷四號。

註四 東方雜誌二十九卷七號，董汝舟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

註五 節錄申報年鑑教育第十六一十七頁，各省平均千人口得受初等教育，見

童教之統計。

註六 根據申報年鑑財政第三三一三四頁及教育第三一一三二頁所作。

註七 陶善中國社會現象拾零第二九四一二九五頁。

註八 節錄申報年鑑教育第三〇頁，各省專科以上學生數與人口之比率。

註九 英華獨立報二卷十八期。

註十 東方雜誌二十九卷六號。

註十一 錄自東方雜誌二十九卷六號，天行學潮與出路。

註十二 國風半月刊第三號。